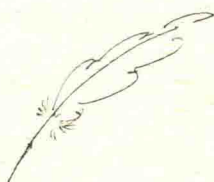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重订本

[美]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 施特劳斯通信集

Briefe in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德]迈尔夫妇 Heinrich und Wiebke Meier ● 编

朱雁冰 何鸿藻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施特劳斯集

刘小枫 ● 主编



重订本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

—— 施特劳斯通信集

Briefe in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美]施特劳斯 Leo Strauss | 著

[德]迈尔夫妇 Heinrich und Wiebke Meier | 编

朱雁冰 何鸿藻 | 译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美)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著;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8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197-6

I. ①回… II. ①列… ②朱… ③何… III. ①施特劳斯(Strauss, Leo 1899-1973)一书信集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98772号

Briefe in :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Hobbe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und zugehörige Schriften - Briefe. Herausgegeben von Heinrich und Wiebke Meier. Teil II, S.377-772.

Original German language edition: Leo Strauss. Gesammelte Schriften. Band 3: Hobbes' politische Wissenschaft und zugehörige Schriften - Briefe. Herausgegeben von Heinrich und Wiebke Meier published by J.B. Metzlersche Verlagsbuchhandlung und Carl Ernst Poeschel Verlag GmbH Stuttgart, Germany. Copyright ©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04-6100号

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

作者 [美]列奥·施特劳斯
译者 朱雁冰 何鸿藻
责任编辑 陈希米
责任印制 刘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8月北京第1版 201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10千字
定 价 109.00元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施特劳斯集”出版说明

1899年9月20日,施特劳斯出生在德国Hessen地区Kirchhain镇上的一个犹太家庭。人文中学毕业后,施特劳斯先后在马堡大学等四所大学注册学习哲学、数学、自然科学,1921年在汉堡大学以雅可比的认识论为题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一直关切犹太政治复国运动的青年施特劳斯发表论文“柯亨对斯宾诺莎的圣经学的分析”,开始了自己独辟蹊径的政治哲学探索。三十年代初,施特劳斯离开德国,先去巴黎、后赴英伦研究霍布斯,1938年移居美国,任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讲师,十一年后受聘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直到退休——任教期间,施特劳斯先后获得芝加哥大学“杰出贡献教授”、德国汉堡大学荣誉教授、联邦德国政府“大十字勋章”等荣誉。

施特劳斯在美国学界重镇芝加哥大学执教近二十年,教书育人默默无闻,尽管时有著述问世,挑战思想史和古典学主流学界的治学路向,身前却从未成为学界声名显赫的名人。去世之后,施特劳斯才逐渐成为影响北美学界最重要的流亡哲人:他所倡导的回归古典政治哲学的学问方向,深刻影响了西方文教和学界的未来走向。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施特劳斯身后才逐渐扩大的学术影响竟然一再引发学界激烈的政治争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觉得,施特劳斯对自由民主理想心怀敌意,是政治不正确的保守主义师主;后现代主义者宣称,施特劳斯唯古典是从,没有提供应对现代技术文明危机的具体理论方略。为施特劳斯辩护的学人则认为,施特劳斯从来不与某种现实的政治理想或方案为敌,也从不提供解答现实政治难题的哲学论说;那些以自己的思想定位和政治立场来衡量和评价施特劳斯的哲学名流,不外乎是以自己的灵魂高度俯视施特劳斯立

足于古典智慧的灵魂深处。施特劳斯关心的问题更具常识品质,而且很陈旧: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本原因何在?施特劳斯不仅对百年来西方学界的这个老问题作出了超逾所有前人的深刻回答,而且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应对方略:重新学习古典政治哲学作品。施特劳斯的学问以复兴苏格拉底问题为基本取向,这迫使所有智识人面对自身的生存德性问题:在具体的政治共同体中,难免成为“主义”信徒的智识人如何为人。

如果中国文明因西方文明危机的影响也已经深陷危机处境,那么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给中国学人的启发首先在于:自由主义也好,保守主义、新左派主义或后现代主义也好,是否真的能让我们应对中国文明所面临的深刻历史危机——“施特劳斯集”致力于涵括施特劳斯的所有已刊著述(包括后人整理出版的施特劳斯生前未刊文稿和讲稿;已由国内其他出版社出版的《霍布斯的政治哲学及其起源》、《思索马基雅维利》、《城邦与人》、《古今自由主义》)除外),并选译有学术水准的相关研究文献。我们相信,按施特劳斯的学问方向培育自己,我们肯定不会轻易成为任何“主义”的教诲师,倒是难免走上艰难地思考中国文明传统的思想历程。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甲组
2008 年

谨将此译文献给
我们亲爱的女儿念鸣

——译者

中译本编者说明

大思想家的书简,向来是宝贵的思想史财富——坊间已经有的康德书简、黑格尔书简、荷尔德林书简,就是证明。

相比之下,二十世纪的哲人书简对我们可能更有吸引力,原因很简单:这些书简由之产生的历史处境与我们的切身处境更贴近——尤其德国的思想家。毕竟德国在现代化进程中经历的磨难,要比其他欧洲国家复杂、深剧得多,而德国人偏偏又是忒好思考的民族。我们有理由推想,比如说海德格的书简(尤其与布洛克曼女士的书简和晚近刊布的海德格尔给他夫人的信)、^①施米特的书简,读来一定很过瘾。

施特劳斯出身和生长在德国,但在年轻时,他就在给朋友的信中称:“我不是德国人,而是犹太人”——施特劳斯思想所立足的土地在哪里?施米特可能会说:我首先是个天主教徒,其次才是个德国人;海德格尔则八成会说:我首先是个德国人……

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无疑给西方思想带来过一场历史含义深远的转变——尼采是这场转变的伟大先驱。这场转变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要求严肃认真的思想者必须通盘重新审视整个西方思想史的来龙去脉和内在的动力机制。然而,问题在于:如何审视、以什么方式审视、朝着哪个方向去审视?

施特劳斯一代学人最为切近地置身于这场大转变的起始时刻,并严肃、热切地投身于这场新的审视——无独有偶,这代人所经历的现实生活的磨难也至为艰辛。几十年后,施特劳斯以自己比其他

^① Gertrud Heidegger 编, *Briefe Martin Heideggers an seine Frau Elfried*, 1915—1970, München 2005, 页 416。

同伴远为丰硕的成就表明,他的审视最为深广、透彻,直逼西方思想大传统最为内在的脉动。如今,业内人士公认,施特劳斯的书简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思想财富之一。

有的思想者的思想能让人享受到智性的快乐,却不会让人感动——读施特劳斯的书简,不仅令人感动,还让人感领到浩淼深幽的历史沧桑。

迄今已经刊布的施特劳斯书简有:1. 迈尔(Heinrich Meier)编辑、整理的现存可以找到的所有施特劳斯与克吕格、洛维特、克莱因和索勒姆四人的通信(见迈尔编,《施特劳斯特文集》卷三);2. 施特劳斯与科耶夫的通信;①3. 施特劳斯与沃格林的通信;②4. 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的三封通信。没有整理出来的重要书信还有与阿拉伯古典学家、施特劳斯的妹夫克劳斯的通信和施特劳斯与自己的学生伯纳德特的通信(这两部分书简的整理,迄今还遥遥无期)。

这部施特劳斯通信集以迈尔(Heinrich Meier)编辑、整理的部分为基础,加上与伽达默尔的通信,实际共5人,他们都是二十世纪有影响的思想家——这些通信仅现存可以找到的部分,因而显得相当残缺。③

迈尔的编法是,将施特劳斯与每位朋友的通信编在一起。如此编法固然凸显了施特劳斯与各位同伴的思想和人事交往,却割裂了书简给人带来的施特劳斯思想的历史感。我们重新按每封信的时间顺序编排,使得这部书简集回归施特劳斯的生平史——信函编号按年代编序,需要查索原文的读者,也不难在迈尔编本原书中找到。这些与不同个性的朋友们的书简交织起来看更有意思,好些事情也更连贯和有整体感。比如,施特劳斯给洛维特回信时,夸奖了洛维特的文章,同时却在给克莱因的信中说,他给了洛维特的文章“毁灭

① 中译见施特劳斯,《论僭政》,彭磊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

② 中译见施特劳斯/沃格林,《信仰与政治哲学》,谢华育、张新樟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③ 克吕格、洛维特、克莱因和索勒姆四人的介绍,中译见迈尔,《隐匿的对话》,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页166~174

性的批评”云云。我们有理由期待,不久的将来,有关人士还会找到和刊布施特劳斯的一些书信,到时要补进这个编年体书信集就容易得多了。

感谢成官泯博士和田立年博士,他们在百忙中分别应约翻译了施特劳斯与伽达默尔的通信和伽达默尔接受的访谈。

私人信件的语言不像发表的论著那么规范,何况哲人之间谈的经常是些思考艰深、涉猎广泛的哲学问题。不消说,整理这些书信非常辛苦(原件多为手写,而非打字机打出来的,而施特劳手迹连老朋友也感到头痛),为了识读施特劳斯的笔迹,迈尔教授和他夫人耗费了长时期的辛劳(迈尔曾给笔者看过施特劳斯致伯纳德特信的原件,笔者两眼一抹黑)。可以想见,翻译这样的文字要比译通常的专著吃力得多。深切感谢朱雁冰、何鸿藻两位老人,在自己人生的艰难时日译出施特劳斯与四位友人的书简,让我们比不识德文的英、美、法学者们先读到这份宝贵文献(德文书简部分大多迄今没有英译)。

刘小枫

2005年10月

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目 录

中译本编者说明(刘小枫)	1
--------------------	---

第一编 探索年代(1928 ~ 1932)	1
-----------------------------	---

第二编 艰难岁月(1933 ~ 1948)	75
-----------------------------	----

第三编 执教芝加哥大学(1949 ~ 1967)	341
--------------------------------	-----

第四编 哲人生命的最后时光(1968 ~ 1973)	459
----------------------------------	-----

附录

伽达默尔谈施特劳斯(田立年译)	485
-----------------------	-----

施特劳斯往来书信详目	502
------------------	-----

译后记	512
-----------	-----

第一编

探索年代(1928—1933)



一九二八年

1 (致克吕格)

1928. 9. 24, 柏林[明信片]

亲爱的克吕格博士先生!

由于拙文的第二份一直在我的上司([译按]施特劳斯当时在柏林犹太学研究院任助理研究员)那里,我不得不向您求告,恳请您尽快寄还您手头的那一份;为避免意外差错,我必须将全文仔细地再通读一遍。我谨冒昧地提醒您:您曾答应我,将坦诚而详细地说出您对我的论断的看法。

谨致崇高敬意!

忠于您的

L. 施特劳斯

我的地址:Berlin W 30

Motzstrasse 35 a

bei Arend.

一九二九年

I (致克莱因)

[邮戳:1929. 7. 17—明信片]

孔狄亚克(Condillac):《体系论》。引自达朗贝尔(d'Alembert)^①的《百科全书前言》。达朗贝尔紧随牛顿,同样反对“体系精神”。

Spero te pecuniam istam sorori meae missuram fuisse[但愿你把钱已经送到我姐妹那里]。

Vale[祝你好]!

[列奥·施特劳斯]

^① 孔狄亚克(Étienne Bonnot dec., 1715—1780),法国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达朗贝尔(Jean-Baptista le Rond d'A., 1717—1783),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和作家,与狄德罗共同主编《百科全书》,并撰写了《前言》和许多条目。——译注

2 (致克吕格)

1929. 11. 28, 柏林

W 30, Bayer Platz 3

亲爱的克吕格先生!

我曾答应您,待我一到柏林便将拙著的打字稿给您寄去。我到达柏林时,看到了第一批清样;我回头一想:何不等到全书打出清样之时呢。现在清样已全部打出;现将拼版的书给您寄去;当然,在出版时您会得到真正的一本书;不过,出版还要让人等上一段时间。拼版中缺少附录,不过,这附录只是语文学方面的内容(文献依据)。

倘若您费心将您的总体评价,尤其将您的具体思考告诉我,我会很高兴。首先,您对从伊壁鸠鲁(Epikur)思想出发,或者在与之形成反差的衬托下理解启蒙运动的尝试有何想法?您关于休谟(David Hume)的报告向我明确指出了这个尝试的范围。可是,在完全以求“自治”(Autonomie)的意志定位时岂不失去了对启蒙运动之最重要的因素的理解?我非常愿意就如何正确地着手诠释启蒙运动这个问题与您进行探讨。

您了解特滕斯(J. N. Tetens)的 beatitudo[幸福]批判吗?它使我清楚地回想起我从您的著作中所读到的康德的幸福批判。关于特滕斯,君特(Felix Günther)——兰普厄希特(K. G. Lamprecht)^①的一个学生——写了《人的科学——论理性主义时代的德国精神生活》(Gotha, 1907)一书。在这本书里有一些令人感兴趣的资料。我想,您大概没读过它。

请代我向您的夫人问好并向您衷心致候。

您的

列奥·施特劳斯

① 特滕斯(1736—1776),德国心理学家、数学家和经验主义哲学家。兰普厄希特(1856—1915),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德意志史》(12卷)。——译注

一九三零年

1 (致克吕格)

1930. 1. 7, 柏林

Bayerischer Platz 3

亲爱的克吕格先生!

我今天就急于想对您的信表达我由衷的谢意,我对自己的文章基本上不满意,你的信非常有助于我的不满变成我具体质疑和改变自己一直以来的探问。此外,我现在想对您的批评做出几点回答,目前,即在脱稿一年以后,我可能要比当时在文中所写的要说得更清楚些。而且,我的雇员身份迫使我在文章中对某些情况保持缄默;因为,我最初关切的是回答启蒙运动观念中所存在的问题,我的上司觉得,这对研究的“客观性”有害;姑且完全不说,我的机构(犹太学研究院)不会容忍我公开表明作为我的问题之出发点的无神论前提,而这前提恰恰是我的出发点。我只好从命——虽然这减少了我的书的可理解性。不过,这对于我并没有多大损失。我相信,真正的研究对思想自由的仰赖并不大。就我给您——拙著的读者所造成之特殊的、原则上不必要的麻烦,暂且做这么多解释。现在,我想向您说明我的思考固有的核心,它部分出于前已提到的理由,部分出于俗语所称的“无可奈何”而在书中没有充分明确地强调。这就是:启蒙运动怎么居然可能取得胜利?寻常的、罗森茨威格(Rosengweig)^①所代表的观点是:启蒙运动胜利了——战胜了经院哲学,但并未战胜启示,并未战胜圣经世界。说明这一回答之不足的标志,在我看来,是对奇迹的批判:奇迹概念来自圣经,因启蒙运动而丧失其力量和真实性。[在今天,这是一个尴尬的问题;请您不妨读一下罗森茨威格的《救赎之星》,页119以下;他认识到,奇迹问

^① 罗森茨威格(Franz R., 1886—1929),德国犹太裔哲学家、神学家和翻译家。——译注

题(das Wunder-Problem[译按]亦可译作“神迹”)是中心问题;为了能够维护奇迹说——这是怎样一种奇迹啊!——且看他不得不怎样“诠释”启蒙运动的奇迹批判!可是,启蒙运动在奇迹批判方面取得了什么成就?所取得的只是确保自己,即确保已经被启蒙的人抵制奇迹;它确立了一个对于奇迹不可能达到的立场。但是,从其内涵看,奇迹只有基于信仰才可能被体验为奇迹;所以,启蒙运动的攻击因此而失去其力量。然而,我认为——同样,根据奇迹信仰已经失去其力量这个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从这一点上——至少从这一点上——人们清楚地看到,启蒙运动之取得胜利,并非由于从科学上驳倒了启示宗教的论断。启蒙的胜利是由于一个确定的意志,人们可以将这种意志 cum grano salis[打点儿折扣]称之为伊壁鸠鲁思想的意志。我觉得,这种意志似乎并非启蒙运动反对启示宗教的正当理由(Rechtsgrund)。说明这一点的推定证据是下述事实:来自伊壁鸠鲁主义基本信念的宗教观对于每一个哪怕只是从理智上率先理解一种祈祷的人都不宜作为有力依据。为了使启蒙运动的社会胜利——一个没有约束性的事实——成为全面的胜利,必须有另一种反对启示宗教的意志登场。我看到,在马基雅维利、布鲁诺和斯宾诺莎身上,这样一种意志初显端倪(这里指的当然不是后两者的“泛神论”),通过尼采达到最极端的表现,而在《存在与时间》里臻于完成,我指的是在对良知呼唤的诠释和在这里给予的谁在呼唤的问题的回答里臻于完成。只有从海德格尔的此在诠释出发,才可能对圣经做出一种得体的无神论的诠释(如果人们比较一下海德格尔关于θεῶμεν[观]和“听”的关系的看法与费尔巴哈论宗教本质的某些命题,宗教批判赖海德格尔之力而取得的进步就再明显不过了)。只有能够从无神论角度得体地诠释宗教的时候,宗教才被克服了。可以说,启蒙运动的胜利,即“科学的世界观”——我只将它理解为:相信奇迹的可能性之丧失——的胜利之所以能被认为是正当的,仅仅基于一个确定的信念,而非基于这种“世界观”本身。

与上面勾勒出的这一普遍倾向相适应的是古希腊罗马的(伊壁